

二十



宋明帝北伐

南道成算未

魏遷洛陽

南寧卷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瀘與戴明寶蔡
則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
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閉已卒追賜
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
瀘與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
史為上所矧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
處分上皆與瀘與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
重當時而瀘與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
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
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
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
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
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
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
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
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師伯不從太宰義恭妻袁戴瀆興宗尚之策雖受遣輔政
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瀆興宗專制朝權威行近遠
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

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
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恆撓
阿順瀆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
事瀆興尚之策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
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
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
執義恭瀆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
復留之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曰病人間
多鬼娜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巳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猶暴及卽位始猶難太后大

臣及戴瀆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
瀆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
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筭瀆興常加裁減願兒恨
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
中有二天子瀆興為真天子宫為膺天子且官居深宮與
人物不接瀆興與大宰顏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
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瀆興是孝武左右又在宮闈令與
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瀆興官
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瀆興死解巢尚之舍人
員外散騎侍郎東海侯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與作役課
督苛虐捶朴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為百姓患比

度

當除之左右因唱詔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
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
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
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
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
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
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瀆興
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
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
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
令史曰沈公瓜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祭

西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
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
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景元知禍至
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
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
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頽師伯於道殺
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
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
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
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
帝由是德之既誅景元欲引進顛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

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
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
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
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迂廢帝
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
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偃之子
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
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
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
部郎楮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
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

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植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所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醜鼻如何不鑿立召畫工令鑿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奔魏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袁顛始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

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顛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顛爲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顛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

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遠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

王子頊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

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顛說興

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

峽西爲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

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

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

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

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顛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

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

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顛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爲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

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但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如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

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滄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

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來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

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
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
已見誅蔡興宗嘗爲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灋榮家在東
陽玄謨使灋榮至興宗所興宗謂灋榮曰領軍殊當憂慮
灋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
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
灋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灋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
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
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
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
息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

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休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
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
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
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
少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坑實
以泥水裸彧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
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謔笑佞諛說之故得推
遷少府劉暉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
子彧嘗忤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大官
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
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

丁未矇妾生子名曰皇子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
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
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
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與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
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
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
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
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
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
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
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

二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阻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
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出師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
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
乘車以爲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
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
使上諸郡民下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
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爲諮
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戊午帝召
諸妃主列於前疆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鐸妃江氏不從帝
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
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

以厭之明且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
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
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與在殿省衆
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恣爲不道中外
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
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或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
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填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
邨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闈人或
左右錢藍生亦在中或密使侯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
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
有女子罵曰帝恃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

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
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
仁山陽王休佑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祕書省不
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
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袁陽朱幼細鏡王南彭城姜
產之細鏡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知
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
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
林閤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卽受命凡同謀
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
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

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
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
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逆
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
東主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
為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
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
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
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襲奉
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其后廢帝母弟司徒
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悍有兄風已未湘東王以太皇

太后令賜子尚以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告
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尚書
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
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
沈婕妤蚤卒路太后表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
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
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
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
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
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
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
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
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筭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
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
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
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
筭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
為尚書僕射景文即或也避上名以字行初豫州刺史
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
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梁陳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郢琬曰暴亂既
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
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孫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
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琬更與
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至哀顛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
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
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節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
祐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
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
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
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

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于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
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變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
子勛初微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
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下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
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
海王子瑱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
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
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
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
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

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
謂諸將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 鄧琬稱

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
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
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瑒并加開府儀
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顛加
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
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
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

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閭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犇彭城，崇祖護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頊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暉入東慰勞。孫說

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頡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首、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勳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餘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欸、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恪、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勳。元恪、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勳，東兵已至。末世宮省

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犇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爲大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

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守 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任開闢未有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二十一
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剪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曷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曷遠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末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檀、龐、登、甚厚、初、上遣東平舉眾敬

請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眾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眾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劭、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以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凡叛者

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孔覲遣其將孫曇瓚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犇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至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力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

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宜，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

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
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熈赴水死
遂克義興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
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
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瓘程扞宗
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
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
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主
戍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
鄉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計事聞臺軍已近
樂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

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
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旣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
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丁
卯吳喜至錢唐孔瓘王曇生犇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
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
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犇亡孔覲
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逃犇嶠山車騎從
事申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
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瓘殺之庚辰
嶠山民縛孔覲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瓘所爲無預卿事
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

活便是君輩行意其晏乃斬之顧琛王曇首袁標等詣吳
喜歸罪喜皆宥之東君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
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
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
國將軍劉畝進軍小峴殷琰所著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
肥來降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
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
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
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
薛當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
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

效命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
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
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
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
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
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
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
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
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
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
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

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請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且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下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允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

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王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坦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緝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崗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

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慝恤故十萬之眾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眾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蕪三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楊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盧江太守劉道憺懷珍善明之從

子也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劭帥眾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劭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

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犇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沈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顛下尋陽顛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暲起

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暲爲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暲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勔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旣與勔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

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三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

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壽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張未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

向合肥詣裴季隆傳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勳勳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勳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顥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顥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顥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顥借襄陽之資顥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

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

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

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惟子贖爲南康贛令鄧

琬遣使收繫之門官蘭陵相康擔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

子良逃於山中與贖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

破獄出贖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贖贖與戰擒之贖自

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

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以挫之彼

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苾

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

破之必矣。三國疑攻棘城，虜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三國疑宇文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三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虜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虜猶疑之。遼專韓壽言於虜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拑其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壽名馳果，今不入城，或能爲

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閒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皝與長大裴焜將精銳爲前降，自將太兵繼之。悉獨官戊戌夕與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與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與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

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與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農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顛駭懼攸之曰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龐孟蚪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

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閔擊之閔閔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

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顛曰興世管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舸暨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接張興世遣壽叔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

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顛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詭顛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顛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顛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顛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鸞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顛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顛顛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兵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日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顛首

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已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顛已降軍皆散唯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

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于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官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華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備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荆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
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間柳世隆劉亮當至
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
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
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
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
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旣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
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
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
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子璽南平王子廕廬
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

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劉楨中
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周
壽陽垣閔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
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
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
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
常珍奇勔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
以平賊卿不賞木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
廣之薦於齊世祖爲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
使乞降 事見明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
至于未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旣

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杜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勸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專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執必疑懼或

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

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眾敬為兗州刺史眾敬于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眾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眾敬請降于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眾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秣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

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
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義豁之曾孫也淮
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韓魏遣建安正陸馥宣慰
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馥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
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碯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
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
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
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
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
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
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
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
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
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
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定指亦陪黃沈
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
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
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
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
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
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

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富內塞開
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
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
奚爲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胃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
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
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乘船九百艘沿
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沈文秀崔道固爲土人所
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
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
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
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

矣石不從遂還長社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
以詔書論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
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
州刺史明僧曇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
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曇已退保東萊懷珍進
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
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在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
德諸城可飛書而下柰何守此不進自爲沮撓乎遂進至
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
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
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泮水衆

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乃還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謨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栢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

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

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成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宋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直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

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

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

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徇胸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胸山戍主胸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胸山去城二

十里崇祖方出送皮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
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
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
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舍已得破虜須成軍速往相
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
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
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都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胸山以
奉使不效畏非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
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
瘞隨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
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

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
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
夜眾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
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
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
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伯桓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
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
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
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
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毋妻為魏所獲謀於法

肅、濩、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燕治中、方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濩、壽乃與崇吉謀襲盤，傷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濩、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濩、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曹國將軍張謐為刺史。

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兖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暉，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憲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徙於灌水。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甲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

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勅使司徒參軍孫臺瓊擊破之淮西民賣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勳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陷籍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僭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謏謏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謏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

對爲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相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突已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暉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其不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

月劉劭敗魏兵於許昌。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赦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

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徐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四十一
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胸山道成以爲戍主垣榮祖亦奔胸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是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爲南兖州刺史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曇勳皆用事及上卽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

楊遵長等并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止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讎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七年初上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卽位之

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遛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駟字為駟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上意往往有剗斫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

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闈上遭左右毒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策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至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羣賢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至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

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某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明法，由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

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墮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姚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淵，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夙

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
 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襪耳黃
 襪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
 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
 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
 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
 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
 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
 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
 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

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王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
 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
 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
 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至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
 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
 未悟致以阿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
 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
 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
 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
 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
 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

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摧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譖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

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須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其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秦豫元年夏四月巳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劭右僕射詔淵劭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

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片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冲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其與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關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鄂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

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狀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湟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方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至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

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已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卽曰

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未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某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

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之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刃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嫚罵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驃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

擲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驃拒戰自曉達日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驃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驃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驃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

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末沈懷明逃還宮中。傅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避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肯必至。避豈得免。劭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劭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谷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驪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惟晏。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別取

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

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

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詰蕭道成壘。投刺者

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

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

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

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官省。

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

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

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驪於杜姥宅。飛

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驪等於宣陽門。斬黑

驟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勒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

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冷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畫諸孫唯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閣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乃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瀾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顛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旣微聞其事遣僮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

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旣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平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旣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顛皆曰今天時早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瀾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烧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志景素本乏威略

惟擾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洎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下顛先帥衆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轉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二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添帳竿去地丈

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葉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旣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着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篴執管便韻及京口旣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

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
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鉞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
意卽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
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大
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
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
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
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
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
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
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判解壽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

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
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
時盛執蕭道成晝臥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的自
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
腹大是佳射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髀箭射之帝
乃更以髀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
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
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
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
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
卍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

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狄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贖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日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策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

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待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疑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且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黃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誦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通堂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

乘露車與左右於臺上賭跳丸在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王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相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

塞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佛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旣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巳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白尚書眾事可以見休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執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

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乘等各失色而去
乘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
乘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
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
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儀衛至東
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
堂壬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
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爲司空錄尚
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
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
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

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由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
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
武陵王替爲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
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
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
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王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
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媾攸之在荊州直
閣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掣馳
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

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疑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剗斫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語在襖襠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

計攸之指襖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萊州犇夏口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管閣管營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

節邪朝廷聞之恐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疑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已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贖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爲揚州以贖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贖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贖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隆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贖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

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未行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壘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贖奉燮鎮湓口贖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殷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贖真我子也以贖爲西討都督贖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贖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王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

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贖出弔作難據郢城贖知之不出還
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
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
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
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
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揚州刺史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
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
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
閣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
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
為尚書令遭母憂淵嘗說悉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

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
當先衛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淵與道成素善
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
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
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
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
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
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
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
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
將軍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摠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

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
 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懼擾不知所為
 後即束裝臨去發羨寫習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
 室犇石頭部曲數百赫奔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
 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犇石頭
 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
 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閣已閉敬則欲開閣出卜伯興嚴兵
 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
 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
 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
 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韞聞秉已走歎曰事

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
 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曾稽戴僧
 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
 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
 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
 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侯陔踰城走粲下城列
 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
 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
 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
 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
 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

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曲義莫嗣祖為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因荷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

環

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于魚為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求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栢康請獨往刺

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懷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

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從軍將軍楊渾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肯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

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懼倖之徒懼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未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主相繼屠戮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謚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屯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眾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

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贖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卿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屯兵堅城之下適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贖遣軍主相敬帥八軍據西塞為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

其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犇湓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采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其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人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聲咸有異計劉攘兵射

言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犇寵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

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大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已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云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曰

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蹟爲江州刺史侍中蕭疑爲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紇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秋八月乙未以蕭蹟爲領軍將軍蕭疑爲江州刺史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人與

語父之肫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肫難之仍取燭遣
見肫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肫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
儉知其指它日請聞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
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
儉因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
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
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未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
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
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
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歎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
今受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

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大
傳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
真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迴惜身保事
子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
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
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爲
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疑爲都督
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肫有重
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

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肫曰
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肫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
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替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爲
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
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
午以世子曠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
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
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
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當城內人

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懋節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
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
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曰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
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
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
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
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
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閣
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
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
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

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懶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焯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

齊大司馬門焯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卽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荊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僉依任攝職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顛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贖請殺謝朓帝曰殺之

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贍為皇太子皇子疑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

晃為長沙王 畢為武陵王 高為安成王 鐸為鄱陽王 鑠為桂陽王 鑑為廣陵王 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齋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謚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奔葉重光帝有中土令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

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旣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主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

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

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慫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

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見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屬中半耳帝曰卿旣不唱異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已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况今蠶蠹來多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

遷徙爲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爲陛下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閭闔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爲陛下耳聽濃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晏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齊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

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
 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
 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
 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
 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公內外之官
 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
 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自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
 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
 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
 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况
 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

今伎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
 重舊况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
 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
 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
 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
 則是衣冠皂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
 或講肄詩書縱群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
 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
 工伎容態一朝而就足以仲尼稱里人之美孟母勤三徙
 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
 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羗何

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貴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

焉，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帝拓跋珪始都東水根山，昭成皇帝拓跋珪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罷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

陽王雍于列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
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中十二月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
散騎常侍劉芳續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
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
戚皆以爲踈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
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舊式耳終不
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
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
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
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

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
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
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
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
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
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
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
帝者言之卽爲正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
社稷當合御史牽下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
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
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

月已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士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
 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庚午魏六官文武悉還于
 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王引見群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
 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黃
 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
 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
 熱常思北歸魏王賜之衣冠恂常私着胡服八月戊戌恂
 密謀召牧馬輕騎犇平城尚書陸琇啓帝帝引見恂數其
 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為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

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
 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疑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
 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
 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疆為我
 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以疆盛可承制發
 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討耳非有深
 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大馬之疾
 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
 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
 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
 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

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勢弱泰既不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初魏主遷

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首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者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旣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

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辜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應死。特宥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

爲大焉。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待中西昌侯蕭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士道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

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
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
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王子良日夜在內太孫問曰
參承戊寅上疾亟蹇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
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
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
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
爲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
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
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
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

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
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
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
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
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
喧騰武陵王暉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
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
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
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
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
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其著及王

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
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
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時
王畢爲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大孫詹事沈文季爲護
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 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
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惡
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
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
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
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

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
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
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
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
容號毀見者呼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
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
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
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
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
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
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

欽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積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旣無智謀之士瓜牙唯仗司馬坦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王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靈朔將軍成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

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樊母珍之朱隆之在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閣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末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卽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今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

之用爲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灑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謀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謀以爲腹心及卽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悉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謀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閣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謀每請急出宿帝通又不寐謀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執手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

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謀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佚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竝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謀蕭坦之見帝狂縱曰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

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湛蕭坦之
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已已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
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
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
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湛稱敕召奉叔於
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
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其母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
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
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
牀若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

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勅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
死不與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
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
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
龍駒周奉叔而厄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
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
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
不復關谷於鸞是時蕭湛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宴忽
尚書事譙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湛
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宴宴聞之響應
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

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倚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宴蕭謏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謏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嚮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謏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待疑衛尉明目若不就事無所復及第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謏惶遽從之

壬辰鸞使蕭謏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其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矢履王宴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救呼蕭謏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謏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謏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謏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謏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

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
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卽皇帝位時
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宣城郡公大放改元延興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
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兒子也鸞有異志遙光替成之凡
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
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鬱林王之廢也
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
不臣之志鏘每詣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
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官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
兵輔政制尙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

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伏誰敢
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
力旣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
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
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
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
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
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
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惠曰此州雖
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關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
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謠

之爲計謠之馳言宣威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募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子謠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苟參軍樂音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子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于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于懋叔業遣軍上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

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惠將殺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歛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充州刺史友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

西上室諸王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
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
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
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
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
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鈺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
史南平王鈺防閣周伯王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
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鈺與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
鈺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鈺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冬
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大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

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
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不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
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
謂忠乎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脚上有赤誌
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祐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
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
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毋妬之姑也戊戌殺桂陽
王鐸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鐸與
鄱陽王錡齊名錡好文章鐸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錡死

鏢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慙
歎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
王母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
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
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
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
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
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其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
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
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
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陸

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
伯茂伯茂曰公君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
力耳乃手自執醜逼之于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
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
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
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
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
以州事刺史羨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
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武陵王暉爲江州性
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
祖盛毀之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

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
何異邵陵王子真嘗求能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求
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宙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
友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友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
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
帥不在則竟曰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
不友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諸籤帥參軍范
雲曰請長史以下皆無益諸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請謂
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詔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
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名而
以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立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

之弊乃詔白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
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
富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
佐簡白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
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摠至望
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
蒸魚菜大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
主冲幼庶政多昧日早嬰庭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
體先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
老別館且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卽皇帝位大

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
 書令王宴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
 中領軍蕭詵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悛稱疾不陪位帝
 以悛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宴齋廢王事宗悛悛曰主上
 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
 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至十一月上
 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殂之葬禮並依
 漢東海恭王故事

出閩國林氏之世其子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天下
 自是典雖之世其子顯論曰帝王之天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